

俺娘(二)

徐 櫻

鵬程

我父親徐公樹錚壯志凌雲，雖有老親在堂，更兼嬌妻、幼子，也絆不住他棄文習武的大志，母親也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女人，她當時不但不以離別而憂慮，反而到娘家借了部份的川資助他成行，祖父母大失所望，本來娶了親希望我父親打消遠遊之志，可是男兒志在四方，小夫妻都是不甘「老死隴下」的人，祖父母也只好聽其自然了，我父這次倒是被一家人高高興興的送他上路！這一步多少也歸功於二舅父的促成。當然根本上還是我娘有遠見，有大志。我父固然是「處囊脫穎」的人，然而他鵬程的起步，能說不是一部份由我娘促成麼？

(二) 娘俺
那時段公祺瑞在保定府的小站練兵，稱作「武備學堂」，二舅父已在一年以前到那裏入伍，我娘和二舅父兄妹感情最好，由他那裏得些消息，更增加我父母到那裏去闖天下的信心。決定了

這一步棋，就奠定了我父母二人一生的事業和命運！父親從軍一段時期，難忍相思之苦，請娘抱了大哥到保定府團聚，後來在那裏又生了二哥天慶，他生來方面、大耳、黑胖苗實，父親很高興！給他取名叫武。父親本來文才出眾，是人所共知的，一旦習武，他也有驚人的表現，每次的成績，都高人一等。段公也是文人修武，所以對我父親的文才武略，都是由衷的欣賞，譽為國器，我父感他知遇之恩，也是一生一世為段公運籌、決策，死而後已，這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的！這時段公就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去求深造，夫妻又傷離別了，陽關三疊，我娘悲悲切切帶了兩個男孩子在天津暫時住下來。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。

乘風破浪

第二年我的爺爺病了，父親從日本告假回國省親，和家人匆匆聚了幾天，我父急急回軍營去

了，這一分別父子遂成永訣！二次放洋，我娘竟勇敢的帶了兩個小孩兒同行，我外爺爺帶了舅父們到天津大沽口來送行，慟哭失聲，母親還裝了笑臉安慰老人家，其實衷心哽咽，淒惶，萬分悲痛！強忍住滿眶的熱淚，直等着一棒鑼響，輪船起錨了，岸上送行的人揮着手巾越退越遠，直到望不見了她才看着滔滔的海洋，進艙大哭！那時候人的心理，覺得日本真是比天邊還遠，生離已使人難以消受，何況這又是一場死別呢！原來在我父母出國不久，兩邊的祖父都在同一年裏故世了！愛兒愛女的二位爺爺，臨逝都還叫家人封鎖消息，不要擾亂遠遊的子女！

我年青的父母，乘長風，破萬里浪，今日得償夙願！快樂的旅程，在不知不覺間，目的地已臨到達了！日本人外貌謙和多禮，屋宇、器具，都新奇小巧，母親很容易的就適應了她的新環境，幾天以後，她已到東京貴婦人學校報名上課去了，百十年前的她，可真算是一個最早期的數一

(二) 娘俺

數三的女留學生了！

在日本所領的官費，只是爲一個人過活的，而我家四口，又無家鄉的接濟，當日捉襟露肘的情形，可以想見，然而我娘精打細算，她是個會調度的人，父親同營，她只吃鹹蘿蔔白飯，幾日，週末父親回家，才有好菜好飯，有時我父還把朋友帶回家來，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。」但是我娘會變魔術，霎時間美酒佳餚變了一桌子，賓主都驚奇不已，大吃大喝！父親食量本豐，日本向來缺糧，主張少食，據說在營裏連白飯糰都吃不夠，只好勒緊皮帶，熬到兩星期回家，才得飽餐一大頓！他那裏知道我娘忙着大家上了桌，她只在廚下吃點兒殘湯剩水而已！

大哥生來，十分頑皮，娘功課很忙，不能帶了他玩，就用小欄杆把他圈在屋子裏。空檔十分窄小，他自己把衣服脫光了慢慢的擠過去，再把衣服扯過來穿上，自己溜到街上去閒遊。母親發現了，急慌慌上街把他找回來，往往是痛打一頓。少年的母親，既無耐性，家裏又窮又忙，大哥又像一隻小野馬，兄、弟、姊、妹當中，大哥挨打挨罵最多，娘親後來每次提起，都十分痛心！誰知養老送終，結果還是這個打罵最多的大兒子！我同三哥每每想起，不但父母恩深難報，連這位勞苦功高的大長兄，也難盡手足之情於萬一！唯在他過世前幾年，我同三哥都說過在他有生之年，按月接濟，直等到他的兒子福宜接手爲止。幸得香港的姚心一侄婿同王宜珍姪女二人的大力，使我們的諾言，得以實踐。數年一日，從無間斷過，所以姚氏夫婦真是我們最可感激的人！大

哥生前晚年能稍減凍餒之虞，都是姚氏之功啊！我侄福宜雖有孝心，若無姚氏夫婦，他又怎能孝養他的父母呢？

連中三元

到日本的第二年三哥出世了，五個年頭母親連中三元。日本人跟徐州人一樣的喜歡男孩子，在東京誰不羨慕這位三個兒子的年青母親？祖母給他取名九如，三哥是陰曆十一月初二子時生的，父親事前告假回家待產，他遲遲不來，父親回營了，母親當夜磕睡朦朧間，聽見有人說：「怎麼還沒來？」「來了，來了，是坐轎子趕來的，別誤了子時。」睜眼看鐘，尙差一刻，立時腹痛如絞，第三個男孩呱呱墜地了！母子平安，大喜！大喜！驚惶急促間，我娘口咬臍帶，自己接生！夜寒徹骨，淺房窄屋，頂多四面透風，而日式房舍是凌空的，呼呼的北風，毫無情義的從五面襲來！娘每次提起，還不禁懷然！懷然！

三哥生來面目姣好，又是書生典型的，父親以爲儒雅派的合乎辦外交，因此取小名旭郎，審交，字道鄰，一連串三個男孩，日用漸增，少年的父母，說實話，對他也並不那麼希奇寶貝了，寒冬歲暮，嬰兒行將滿月了，袁公項城忽然每月津貼紋銀二十兩，窘狀忽然好轉了，邀了好多同學們，大大的慶祝一番！三哥帶來財運，漸被爹娘寵愛！當時不但生活改善，而且還有餘錢請下女。

腿疾

樂極生悲！不想有錢請下女，反而又出了事

故，家裏既有下女幫忙，娘可以全心全意的讀書。三哥忽然一連幾天哭鬧不安，娘總以爲他學了哥哥們淘氣，也打了他一兩頓。一天忽然小便裏帶膿，這才慌了手脚。抱到醫生處一看，原來是股脫白，已經發炎生膿了！盤問下女，原來是她背小孩的背上包袱鬆扣，三哥幾乎從她背上滑下來，她倒提了一隻小脚，硬從後肩上拉回來。等發現後求醫診治，已經過了最嚴重的時期，既無閒錢，也無閒空而作罷。等到三哥會走路時，才發現他的兩腿不齊！他這點兒毛病，永遠也沒得復原！父母一輩子對他心疼心酸，不可言喻！悔恨之餘，只好委諸天命！並且強自慰藉說，他既然坐了轎子趕來投生，恐怕前世裏他的腳腿就是不健全的！三哥生性就是個好整潔，喜修飾的人，偏他行走時有點兒缺陷，看別的男孩子們踢球打毬，爬高上梯，他心裏正不知會多麼悲憤。而父母那時已對他愛之過深，唯恐再出毛病，故叫他三禿子、三癩子，迷信的人認爲小男孩兒有些缺點，可增福壽，故而還把他的痛心事強調一番，父母的情腸，用心苦矣！苦矣！

次年魁偉雄壯的二哥武，忽然生病夭折，父母初次嚐到人生哀痛！傷悼萬分，同時對三哥的愛護又加深了一層！我父親有「誅殤武」一文弔他。

後二年在櫻花燦爛如錦的季節裏，不知趣的我也來到人間。因等着我出世回國，所以命名櫻環，字慧珠。十三歲上，我父週遊列國時，因思念我了，改字明珠。一個女人只有在她的父親心目中，才真是掌上明珠！改字以後，父親並沒有

機會叫過我一聲，他已去世了。爲了紀念父親，我每有寫作，必署明珠。我因爲櫻桃圓潤，更像明珠，所以把環字索性也去了，女子單名，嫁後也得連姓氏用，可以終身不失徐字。這也是我用單名的動機是一個原因。

同筆再說生我以前，娘本盼望再來一男，以補武的缺，而偏是女的，娘對我並不歡迎，可是對三哥又增喜愛！父親安慰母親說：「來個女兒多好！兒子長大了同父母日漸疏遠，只有女兒越大越親近，可以同年老的父母談心。」可憐我十四歲時父親就過世了，母親年老時，我又隨夫遠遊海外，風樑之悲，曷其有極！

回 歸

我滿四十天了，這時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，世界是那麽光華美好！我父母的學業亦已完成，「學以致用」，於是這一對神仙般的少年得意夫妻，與綴勃勃的一家五口榮歸故國了！時在一九一〇年。

總計在日本五年以來，我的娘把求學、持家、相夫、育兒、喪子，以及受窮、受累、艱苦生活，一節一節的都熬過去了，回國以後，我的父親仕途坦順，直上青雲，按常理上講，夫榮、妻貴、同享安樂，才是「苦盡甘來」的正當程序，誰知自從告別東京，我娘一生最快樂甘美的歲月，竟而從此結束！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我從台灣回夏威夷，道經日本，降機巡禮。六十餘年前的出生地點，如今大廈連雲，桑田滄海，然而我爹娘當日的遊踪究竟在何處？他們當日安樂

、甜蜜的窩巢又在何處？思念及此，衷心悲愴，感慨萬端！只有翹首瞻望，唏吁而已！我之道經日本原非一次兩次。平常過眼煙雲，並未多加思索。今因有父母的往事，盪漾心頭，一到老人家的舊遊地，哀傷竟難以自持，父兮母兮！昊天罔極！

爲什麼我娘回國會不快樂呢？緣因是他們兩位老人家個性不同，父親是個豪放不羈，如「天馬行空」樣的人物，而娘親是只能打着正宮調，扮演正旦角色的人，父親是以身許國的人，他的人生哲學是「報國時報國，享樂時享樂」。這又怎能怪他呢？他以一介窮儒，驟然得志，吃、喝、嫖、賭、都要盡興一番！那種豪邁的方式也真嚇死人！據我所能記憶的，先說吃，他每年要派佣人到徐州按季去採購醬酥石榴，碣山梨，肥城水蜜桃，徐州府出名的牛舌頭餅，油炸散子，這些雖非名貴食品，但都是他窮困時想痛快的吃一頓而不可得的，現在他需要滿足！至於名貴山珍海味，他並不渴想，因他幼年時並無奢侈的習慣啊！再說喝，父親酒量極大，每有酒宴，他一打五個通關都不在乎，猜拳、行令，無人能勝他。有一次破天荒被哪一位朋友給他灌醉了，騎馬回家，從馬背上摔下來。酒醉而騎馬回家，騎術之高明，可以想見。嫖呢，他要回來的愛妾蘇映雪，就是民國初年花國的狀元，老一輩的人，無人不知其大名，要貯金屋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她也真算不凡，竟有識嫁到我家。賭吧，父親打起麻將牌來，能二十四圈不下桌子，圍棋、象棋無所不精。這一切玩樂他都是興之所至，逢場作戲，並非

沉溺其中可比，他雖豪放不羈，但是作人的宗旨，他又是非常嚴肅的。請看他做起政事來吧。文才能以一紙呈文，促滿清遜位。武略能統率大軍叱咤風雲。更不要說蒙古包裏雪夜吟詩，瀝瀝讀書，吹笛，度曲了。他老人家生活是那麽樣的「多彩多姿，可歌可泣」！作他的太太的人要得怎麼樣的「多才多藝，亦莊亦諧」才能配合呢？請看以後的生活吧。

我娘真如一員戰將，只會衝鋒陷陣，不會坐享榮華，她的處人處世的方式是「只共患難，不求享樂」。不幸的事故就全都出在這上頭了！一個人對於人生，這份的方正竟有想不到的悲慘！

親 老

我父回國以後連膺要職，在北京安定以後，就從家鄉把七十四歲的老奶奶迎接出來奉養。父親有軍職，行動出入，都無定時，晨昏定省，衣食起居，都是娘親克意承歡。祖父母一生望子成龍，祖父不幸下世，見不到他手植的碩果。可憐可嘆！祖母在風燭殘年，居然能享到這一段福份，應當是很快樂而自豪的了。事又不然，因我們有一位最小的四姑娘。她十七歲時染病在牀。徐州人叫做「牀心債」。據我想就是癩痺症候，她終身不嫁留在徐州老家裏。祖母一想起她來，眉目鬱鬱憂心如搗。娘想盡了方法要接她出來。她說：「薄命人，不願拋頭露面。」死也不肯離開她那間閨房。四姑母後來見面後很愛我。但我回想起來，對她十分的怨恨！因她的執謬，任性，不顧大局，對於以後不幸事件的發展，關係至鉅

。她只知道盤在自己方圓百尺的一塊小天地裏，而斷送了別人的一生幸福而不知。天乎！天乎！我娘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，把嫁李氏的三姑母接來北京。三姑母住了一個時期，祖母雖然展顏，那並非是徹底的高興與同解決問題。

提起三姑母，使我連想起我父的一段往事。

這是在三哥所編的年譜裏沒有提到的一段小事。父親在童年時期，跟隨了祖父在徐州府李家，坐館設帳。李家老先生那時官居標統。算是徐州城裏的大官、大戶。家裏又有錢，有兩房太太，十個兒子。所以從鄉下把我祖父禮聘來家授徒。到月頭上，帳房先生給每位少爺們，分配每月的零用錢時，我父奇怪的問帳房先生，怎麼沒有他的一份呢？帳房先生大笑着問：「你是老幾啊？」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不過是個窮儒之子，跟隨作西席的父親帳下，跟人家的少爺們是不同的身份啊！他受氣以後就向自己說：「我將來大了賺錢，也要請長房收管。」他的理想後來當然實現了，又何止李家的氣派呢？他在別處雖然蹙氣。然而那時他在書房裏，威風可大的很。因李家弟兄，七個比他大，四個比他小。詩、書上的領悟，誰也不能和他比。他博聞強記，過目不忘。吟詩、作對，誰有了問題，都得請他幫忙。他小小的年紀，已經是一位助教的角色了。而且誰的作文交不出，又歸他代寫。替誰寫作就仿用誰的口吻。連精明的祖父，都看不出他暗中搗了鬼！三姑丈就是李家的老五，祖父的得意門生。同我父也最要好，後來棄文習武。同我父見解相合。還中了最後一榜的武舉人。

多事之秋

這年我家有重重的喜事，五弟出世了。男性排行他是老四。他的五官開朗，體格壯健，和二哥是同一個典型，父母大喜，取名更生。是說二哥武又更生回來的意思。我娘心目中沒有旁人了。一心一意，全付精神都用在這個小兒子身上。老親在堂又有時需要分神伺候。對於丈夫的職責，未免要忽略一些。我父官職更顯，朋友更多，由人促撥就認識了沈氏。蘇映雪三字，原是她金字招牌。此人雖是風塵女子，不但品貌超羣，且有大家風範，並能慧眼識英雄。父親在她那裏吃一盞花酒之後，她就要從良，也不肯再接客了。她又是親媽作鴿母，當然就由她自己擇配。我父對她也是一見鍾情，同祖母、娘親幾次商酌，就把她討回家來了。進門以後，她表現得極好。嫁前雖然是煊赫一時的紅姑娘，現在居然像是良家婦女。

她舉止安靜，儀容秀麗端莊，我父命名定蘭，字婉君。她也很服從我娘的指示、教導。衣飾樸素、彈琴、讀書、料理家務、侍奉祖母，她都合作。我還記得常在深夜，她同我娘陪祖母門牌，那是種徐州人愛好的五虎子。是每人二十一張的紙牌。她也幫同照顧小弟弟。勝家公司的縫衣機，新到中國，也給她買了一架，她給我縫製了許多件洋式衣裙。那麼一個善隨人意，綺年玉貌的人，父親焉能不寵愛她？娘似乎也很喜歡她，特准我同小弟弟都稱她為小娘。這可是了不起的恩榮！我娘多年以後談起這事，第一她表示大量、賢惠。當時北洋的官僚，誰沒大妻、小妾？

能相處一室也就不錯了。何況沈氏也很乖覺、婉順。第二我娘也很不屑於和青樓女子爭一日長短。並且又有小弟弟佔了她全付的情感。話雖如此，然而多年來甘苦與共的患難夫妻，花晨月夕，忽然間發現孤另另的竟無人在她身旁了！清夜不眠，枕頭哭濕了這一面，再哭濕那一面，這都是在我二十歲以後，俺娘才說給我聽的。事隔那麼久，她老人家提起來，還不免哽哽咽咽！當時情景，誰能忍受？雖然如此，早上起身，還要打點出一付春風滿面來對付這一家老幼！苦哉！慘哉！我娘是個意志堅強的人，當時無人知其痛苦。這表面上的一個和美家庭，然而正是多故之秋啊！

官上加官

安樂的日子，我娘本不適宜，並且還有很多大事等待着她。我家本清寒，所以我的曾祖母過世二十幾年，祖父下世也將近十年了，都沒有正式安葬。祖父生前意思要等小兒子成名後才辦個大喪事。誰知自己却不能等待了。祖母常為這件事傷心！那時我父已作陸軍次長，娘親精明能幹，正是大舉安葬的時候了。擇吉以後，我娘帶了得力的男女僕從，奉了祖母先回徐州，佈置一切勘地築墳這些表面上的大事，還有諸親友、僕役們料理。最傷腦筋的是那些窮本家們，我祖父居長，本是四弟兄，其他三房，人口衆多務農為業，一向清苦，因為要殯葬曾祖母，她一人的吉日嘉穴，關係後輩人的吉凶禍福，都要牽扯到好幾房，好幾代的人。

他們不但不用花費分文，還要從中掣肘，這也是徐州人好鬧喪的陋習。我娘軟硬兼施，調停

奔走。用盡各種手腕，結果幾十口子遠房近戚，才都歡歡喜喜痛痛快快的合作了！等到一切安排就緒，父親才從北京大總統府請了匾額回家上祭開吊，大總統徐世昌的匾文是「教子作忠」。許多政府首長、地方文武官員、鄉鄰父老都來吊祭！輓聯、花圈、祭帳、路供排了好幾里的長龍！

軍隊樂隊，一班又一班、一隊又一隊、號樂喧天，衛隊、警察、從我家門口、一直排到老家醴泉村（離城西南五十里的一個小村）靈車孝車過處，遍地吆喝着「立正！」「舉槍！」好不威武！出了一個數十年來罕見，極盡哀榮、官上加官的大殯！（兩代同時安葬的意思，根本就是棺上加棺，但要說成寫成官上加官。）當時滿徐州城的人千千萬萬，都鵠立道旁觀禮、路祭！那些人們都羨贊的說：「孝子賢孫雖然官高財富，要不是賢

內助預先調兵遣將，也不能有今天這般的排場和風光啊！徐大師不枉一生教育英才，今日子孝媳賢，他老人家泉下有知，也真值得安樂同驕傲了！」「這種評語實在是千真萬確！

生女喪子

一九一五年六妹出世，姊妹行中她算老二。

取名書環，這時我父母的感情，開始惡化。她若是個男孩，家庭的情形還有一個轉換的希望，但不幸是女。對於一向重男輕女的父母，她的來臨，並沒帶來多少快樂，娘尤其失望！而二妹短短的生命，也只有五年，連父親的一紙誄文也沒有掙到！二哥五弟夭折時父親都悲慟萬分的祭他們、哭他們！這段敘述，也許使讀者覺得有些顛倒，事實上六妹的生死來去在拙文內佔極少的重要性，也許我這個狠心的姐姐對她不起！而不幸的是五弟在次年出了問題。他的身體向來是茁實的、啼哭是爽朗的，雖被父母那麼珍寶般的寵愛着。他眠食戲耍，自得其樂，真是天下第一的乖孩子！因為也許是他太乖，所以初病時並沒被人注意，等到發現他不像往常活潑，才去看病，誰知他是染了白喉！醫藥無靈！歡蹦亂跳的男孩子，在一天一夜的惡病中像幻夢的一樣就沒有了！家裏像塌了半個天似的！父母哭號！僅僕落了死，父母多年都在想念他，五弟來了，正以為是他更生，所以乳名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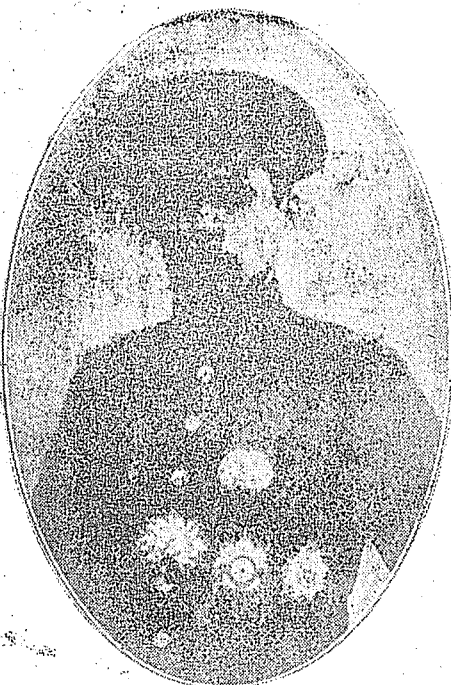
生。現在更死，兩弟兄不但生長得一種型態，並且都不過五歲，小男孩正是最可愛的時期，誰能不哭？誰能不痛？爹娘這時哭五弟又哭二哥。我爹娘四個兒子的美夢，從此粉碎！何等悽慘！我娘數年以來把整個的愛都傾注在五弟一人身上，他這一去我娘真是幾乎活不下去了！

鏡破鸞分

多麼大的狂風暴雨，總有息止的時候，我家的情形，表面上漸漸的安定下來。可是我父母萬念俱灰，性情大變！彼此時常爭吵、哭鬧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懂事的老傭人們只有把三哥同我送到上房去解圍。我是嚇得戰戰兢兢不敢出聲。三哥可會倒在娘懷裏大哭大叫！大哥那時已經到父親一手經營的正志中學裏住校讀書，三哥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了，父母更加心愛他，也為他平靜一時。但爭吵的息止也只是暫時的，衝突的因素，仍然存在。

這種場面數次上演後，當然每況愈下。情形險惡。朋友管家們建議再接奶奶來北京居住，局勢也許可以改進、緩和。但奶奶因四姑娘的哭哭啼啼，不願再離開她遠行。四姑娘要是顧全大局，一定待母北來，那當又是另一番局面。然而自私的她，並無意把舉足輕重的責任放在自己肩上！祖母倒是很歡喜到北京，這人物薈萃的地方來再享幾年福，而為了小女兒的嬌縱不通人情，而放棄了和愛兒愛媳團聚的機會。四姑母對於母親的佔有，同弟、姊的冷漠、也太霸道而無情了！可恨！可氣！

娘親當時也體會到大勢的演變。十七年的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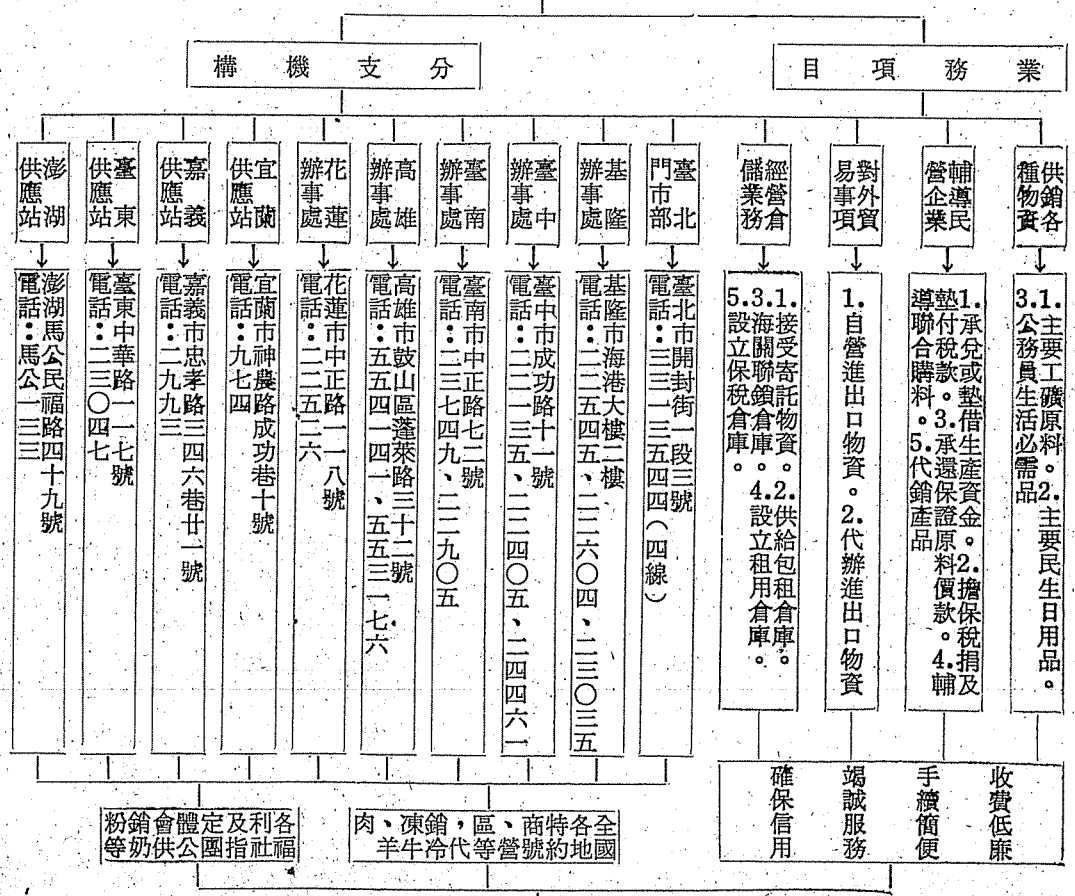
幫助徐樹錚將軍留學日本的北洋之虎段祺瑞，段任陸軍總長時，徐樹錚將軍任次長。

(二) 娘施

離夫妻，如今是情同水火。沈氏當然相機刻意承歡。我娘瞻望遠景，是越來越暗淡而渺茫了！因此她忍痛讓賢，以退為進。向父親說她要回徐州去侍奉祖母。一家之主婦，她怎麼能輕輕的擅離基地？然而狡猾的父親一聽，正中下懷。連忙作揖打躬，謝她回家盡孝。我娘當時明知道這是她滿盤覆沒的失着之棋。但是「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」。她是個富有男人氣的女性，寧可吃虧也要硬了頭皮作下去！苦哉！痛哉！

我父以後還運用了他的生花妙筆。在「先考、妣事略」裏說：「不復北歸，樹錚遺孀往侍。」（年譜第二十八頁，）事實上他老人家實在應當說：「從婦請，樹錚遣其往侍。」三字之差，我娘竟作了無名英雄！這雖然是他們老兩口子當年的舊賬，我輩瞻敬置喙？但是父親的勲業、功過、道德文章，將為千秋萬世的歷代名人執筆。而母親的才德、賢能，幾乎都被世人忽略了。為人子女者，甘冒他日泉下受責，也不願意不把這件事表白一番。作者不文，拙著推翻舊案，無足輕重。但事實究竟是事實，當此婦女解放的大時代，豈可不認識者們能景仰我母偉大的風範呢？從母親自請南下侍奉祖母後，我父親就立刻順水推舟吩咐男女僕從，包裝全房子裏的傢俱、雜物、皮貨、食品、衣料等等。掛了兩截專車，又差了副官，馬弁，護送太太回鄉！翰林楊老師漢雲先生，本在我家設帳，也請他隨行。娘帶了三哥、二妹同我母子四人，雖然是浩浩蕩蕩，其實是悽悽慘慘。我娘抱了一顆破碎的心，道別了錦繡、繁華的北京城！徐州雖是故園，然而古老，冷僻而原始。不是萬不得已，誰願捨此就彼而去久居呢？這一去我的爹娘從此就無形中算是分居了！（未完）

台灣省物資局
臺北市北門前四十六號至七號樓
電話：三七一八二一（十線）



民生利樂——義主民三行實